

高校人文与科学教育丛书

# 近代中国人的宗教信仰

## ——安庆的寺庙及其崇拜

[美]J. K. 施赖奥克 著

程 曦 译

安徽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安庆的寺庙及其崇拜 / 程曦译.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12  
ISBN 978-7-81110-379-3

I. 近... II. 程... III. ①宗教—信仰—研究—安庆市  
—近代②寺庙—研究—安庆市—近代 IV. B92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203980 号

## 近代中国人的宗教信仰 ——安庆的寺庙及其崇拜

程 曦 译

|      |                       |     |                   |
|------|-----------------------|-----|-------------------|
| 出版发行 | 安徽大学出版社               | 经 销 | 各地新华书店            |
|      | (合肥市肥西路3号 邮编 230039)  | 印 刷 | 合肥创新印务有限公司        |
| 联系电话 | 编辑室 0551-5108468      | 开 本 | 880×1230 1/32     |
|      | 发行部 0551-5107719      | 印 张 | 6.125             |
| 电子信箱 | roseahbb@yahoo.com.cn | 字 数 | 120 千             |
| 责任编辑 | 刘 云                   | 版 次 |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
| 封面设计 | 孟献辉                   | 印 次 |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ISBN 978-7-81110-379-3

定价 15.00 元

如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 译 序

这本书的英文原名叫《The Temples of Anking and Their Cults: A Study of Modern Chinese Religion》，即《安庆的寺庙及其崇拜：近代中国人的宗教研究》，作者是想通过考察安庆一地的宗教现象，尤其是围绕着其寺庙而展开研究，进而揭示近代中国人普遍的宗教意识。作者的目的基本上是达到了。

本书作者 J. K. 施赖奥克(John Knight Shryock)，是美国著名的学者、心理学家，1890 年 4 月 28 日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在大学里获得了神学的学位，并曾在教会任职。1916 年，他作为传教士来到中国，曾在安庆圣保罗中学任牧师，1923—1927 年则任该校校长。施赖奥克在中国生活 9 年，其中 8 年在安庆，因此他对当时安庆的社会生活情况比较熟悉。施赖奥克对中国文化有广泛的兴趣，他除了本书(1931 年出版)外，还写有《国家宗教：儒教的起源和发展》(1932 年)，并和中国学者冯汉骥共同写作了《彝族





起源史》。1937 年施赖奥克翻译了我国三国刘劭的《人物志》，这本译名为《The Study of Human Ability》（《人类能力的研究》）的书曾在西方很流行，据说发行了 200 万册，对西方的人才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由这样的一位学者来写一本关于中国宗教的书，可以想见他能以“研究其他文明的宗教时所必须具备的同情心态”，客观真实地反映自己的所见所闻，这就与带有意识形态或文化偏见的著述大不相同了，因而使本书具有很高的史料学的价值。

艾香德在为该书写的序中说：“作者在安庆搜集的这些材料，典型地反映了整个华中地区的宗教文化风貌。”施赖奥克选择安庆进行考察，固然是他利用了自己居住安庆的便利，但近代安庆确也正好能满足作者研究的典型性的需要。安庆从乾隆二十五年（1760）始一直到 1938 年以前长期是安徽省的省府，而且作者生活的区域还是安庆府治和怀宁县治的所在地，这就使作者能通过对安庆一地的观察就可揭示多层次的信仰状况。安庆的宗教也极富代表性，它不仅靠近道教天师道的龙虎山、佛教圣地九华山，而且其境内有初期禅宗的重要遗迹（禅宗二祖、三祖、四祖均曾在此活动），民间宗教的资源也极其丰富。

施赖奥克的著述，除了记录亲见亲闻外，在文献方面主要利用了《怀宁县志》，由于安庆曾是省、府、县三级政权的治地，因此可以明白这份文献对作者的重要意义了。施赖奥克所用的是舒景衡主编的民国四年（1915）本，此前《怀宁县志》尚有道光本和同治本，而道光《怀宁县志》“例言”说：





“风俗与时移易，知其美当并知其恶，将以维持世教，砭愚订顽，不徒侈伽蓝之记也。皖俗淳厚，所不待言，而习尚迁流，亦不能无失，略为论列，俾君子之欲化民成俗者考镜有资。”其对于宗教持明显的贬斥态度，所以还要加以记录的理由，是为对治提供材料。同治《怀宁县志》则更甚之，不仅在形式上将独立成篇的《释道》章归在《杂记》下，而且对道光《怀宁县志》即使出于批判的目的对佛道的记载都有严厉的批评，其“序例”说：“前《志》（引者注：指道光《怀宁县志》）谓风云雷雨之司、山川丘陵之主，有定祀而无定神，譬之守土者随时变置，不常厥居，又谓人神之相代，显晦亦有运数，鬼神能无自主？所载府主炳灵王为泰山三郎，萧公名柏轩能附童子言祸福之类，及僧尼道俗寺观悉附祠祭，至二百余区之多，此皆游惰之渊藪，挟祸福以惑人，至竭吾民之膏脂以奉之，捐顶踵以从之，而乡先生又从而大书以奖之，奈之何？”相比而言，民国本对宗教的认识就客观公平得多，一方面说：“若夫绀宇琳宫、旃檀供养，虽见非于守道，或摄念于愚夫。揆诸神道设教之意，亦足辅王灵所不及也。”（民国《怀宁县志》卷九“祠祭”）肯定了宗教的社会功能；另一方面说：“高僧异人，古多出于吴楚之间，蕲黄潜霍、庐阜九华，江南北磊然相望，怀故与之毗接，远近数百里，盖其风流所渐，有自来矣。今世习二氏法，高者妙达宗旨，次亦刻意冥行，及其旁流，乃不免奇变恢诡，存之别自为教，要非资材之美者，则亦不能有闻于时也。”（民国《怀宁县志》卷三十二“释道”）对宗教界的杰出人士也颇能抱同情的态度。





近代国人多不善微观,好用望远镜,动辄上下几千年,纵横数万里,因此所记所述多经国之大事,不及市井之琐细。而现在的史学却渐离“宏大叙事”的格局,史家趋向微观,乐用显微镜。前后学人兴趣点不同,今天的学者想考察当时的实情,只得借助正宗史料以外的其他资料,如小说、档案、私人日记、笔记等,然而这些资料多非专业人士所记,且每受个人立场之限制,未必能保其客观性,故其史学价值自然大打折扣。<sup>70</sup>多年前的这本小书,是一位西方学者就近代中国人的宗教现象展开的具体而微的研究,其所以选取微观的视角,在当时或许只是因作者主客观条件所限,但在今天看来却与史学研究的新趋向相合。近代有不少西方传教士来华,其中不乏学者,更有很多人留下了相关的著述,这是我们研究近代中国历史的一份意外材料。因此这次的翻译,希望一方面可满足本地学人好古之心,另一方面能为今日史家的研究提供一种“第三只眼”。

本书涉及儒、佛、道教及各种民间信仰,书中还收录数幅照片,而其中景观多已不复存在,因此其对于恢复古寺建筑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像迎江寺内景、学宫外观等或许都能为今人借鉴。本书标题中的 Modern,在英文中指示“近代”,但实际上包括了许多追根溯源的工作,因此更可以说这是一本以寺庙为核心的安庆宗教文化的简略的通史书。

安徽省社科界正在热情地推动皖江文化的研究。毫无疑问,安庆区域文化是皖江文化研究的一个重点,我们安庆师范学院坐落在安庆,受其文化滋养,在皖江文化研究和开





发中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是我翻译本书的时空机缘。皖江文化研究也是我校学术建设的一个特色,因此本书之译得到了学校的支持,本校校长汪青松教授更是屡予鼓励、敦促,并惠准将此书纳入他主编的《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丛书》之中,使译者为学校学科建设尽微薄之力的心愿得以满足,在此深表谢意。同时,还要感谢安庆文史研究专家、我的同事江贻隆先生对本书翻译工作的无私支持。

程 曦

2006 年 11 月 4 日于安庆





# 序

对于那些想学习、了解中国人的宗教思想与宗教行为的人来说,拥有一部像本书这样准确详细地描述中国中部地区人民的宗教生活的文献,可太宝贵了。而本书不仅只对这些人有利益,它具体而微地展示了那些可见可感的宗教设施的历史与现状,这为那些准备到相关地区与当地人民一道工作、生活的传教士和其他的西方人提供了可靠的指南。

施赖奥克先生为整理这样一本有价值的资料,吃了不少苦,而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从中可以看出他拥有研究其他文明的宗教时所必须具备的同情心态。

本书不仅对那些在安庆工作的人具有极大的帮助,而且也给西方的学生提供了丰富、翔实、具体的资料,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那些高头讲章对中国宗教的理论分析。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安庆搜集的这些材料,典型地反映了整个







华中地区的宗教文化风貌。

我衷心地祝贺本书的出版。

K. L. 赖歇尔特<sup>①</sup>

1924 年 9 月于南京景风山



---

<sup>①</sup> K. L. 赖歇尔特(Karl Ludvig Reichelt)(1877—1952),挪威汉学家、比较宗教学家、传教士,中文名艾香德,对佛教有研究。艾香德 26 岁时来中国传教,先在长沙学习汉语。在湖南期间,艾香德接触到许多佛教徒,他决心向僧人传播基督教。1922 年,艾香德在南京和平门外购得一座小山,命名为“景风山”,取“景风东扇”之意。1930 年,他又在香港沙田建立道风山基督教丛林。著有《中国的宗教:中国宗教史手册》、《东亚敬神和默祷的类型》等书。1952 年,艾香德牧师在香港道风山逝世。艾香德向中国僧人传播基督教的做法,受到了来自基督教和佛教两方面的批评,但他试图在不同宗教间展开对话的做法还是有意义的(本书所有的脚注皆为译者注)。



# 自序

我曾在中国居住 9 年,其中 8 年生活在安庆。在华期间,我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对中国人的宗教进行了研究,但每位了解汉语的人都知道,即使是中国人自己,想仅靠一人之力独立地翻译那些深奥的诗歌、散文、碑铭,也是何其难也,而对外国人来说就更是不可能了。

因此,我首先要感谢许多中国朋友,特别是和我合作翻译了一年的王日平先生(Wang Erh Ping),还要感谢赖歇尔特先生、D. T. 亨廷顿神甫、A. W. 西姆斯·李先生,承蒙他们审阅文稿,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

西语的参考文献比较容易开列,但其他语种的文献,则还需附上其原文。朝代、年代依据《中国大百科》,皇帝的名号前一般加注朝代,如“明万历”,即指明朝的万历皇帝,而满清因时代较近,故不再标出。

在此尤其要感谢芝加哥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the Field Museum)的劳费尔博士(B. Laufer)以及黄奎元先生(Huang Kuei Yuen)对文稿所做的大量宝贵的校正工作。

J. K. 施赖奥克

1927 年 10 月于宾夕法尼亚大学





# 目 录

|                                         |     |
|-----------------------------------------|-----|
| 绪论 .....                                | 1   |
| 安庆的寺庙 .....                             | 17  |
| 古城安庆/县志/寺庙名称/中国的宗教膜拜/寺庙<br>收入/行业神庙/寺庙分类 |     |
| 祠堂 .....                                | 34  |
| 祖先崇拜/祠堂一瞥/大祭                            |     |
| 名人祠 .....                               | 41  |
| 中国人的英雄崇拜/韩建                             |     |
| 官庙 .....                                | 51  |
| 概述/孔子与文庙/关岳庙(武庙)                        |     |
| 佛寺 .....                                | 70  |
| 迎江寺与地藏庵/菩萨/盂兰会                          |     |
| 道观 .....                                | 90  |
| 历史上的道教/道教会/道教的要素/东岳庙/佑圣观                |     |
| 各色信仰 .....                              | 101 |
| 概述/城隍及城隍庙/龙王/火神/八蜡/药王/财神/<br>土地神        |     |





|                         |     |
|-------------------------|-----|
| 结语 .....                | 137 |
| 概述/三圣庵/三教禁令             |     |
| 附录 .....                | 143 |
| 一、《怀宁县志》中关于庙宇的用词 .....  | 143 |
| 二、《怀宁县志》目录(从略) .....    | 145 |
| 三、安庆寺庙一览(据《怀宁县志》) ..... | 146 |
| 四、诸神疏文 .....            | 152 |
| 五、关岳庙中配祭诸人 .....        | 155 |
| 六、行会及地域神 .....          | 158 |
| 七、中国农历主要节日 .....        | 160 |
| 八、中国宗教中的火 .....         | 163 |
| 九、祖宗牌位 .....            | 165 |
| 中英文对照 .....             | 167 |
| 参考文献 .....              | 181 |





## 绪 论

人类曾试图根据机械论或目的论的原理来解释和描述宇宙的运行,前者导致科学,后者则导致宗教。但如果我们承认经验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话,科学和宗教都没有达致真理,因为二者最终都溢出了经验的领域,而将其基础建立在独断的定义或观念之上。难怪科学家总是事先就声明自己的公式未必精确,而信徒们也将神灵的失佑归咎于祈求者自己的罪过。有趣的是,尽管这两大原理似乎势同水火,但人们却并行不误,视其方便,时而科学,时而宗教。持极端万物有灵论的原始人也能从其周边的现象中找到规律性,而最博学坚定的科学家也会发现自己无法避免使用“应当”、“惯例”等词。不过,总的来说,科学代表了机械论原理解释宇宙的企图,而从哲学的观点看,宗教则是一种基于目的论原理对人类思想和经验范围内的事物进行诠释的努力。

科学观念的缺失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异乎寻常的现象,之所以说它异乎寻常,是因为中国曾产生了许多伟大的思想家,同时也有骄人的技术发明,但这些发明却没有如西





方文明那样发展出科学。晚近的中国学者,如胡适,曾努力发掘中国古代哲学中的科学系统,但梁启超却批评他对古文献过于曲解。除了中国人自己,外国人要想弄明白古文献的确切含义实属不易,但有一点还是很清楚的:除了墨翟及其门徒等的初步科学实践外,中国思想从孔子起,甚至在孔子以前,就侧重于伦理与政治,并倾向于以目的论而非机械论的方式来解释万物。

确实中国有各种各样的号称科学之母的巫术,一本关于“风水”(Feng Shui 或 Wind-Water Doctrines)的西方著作就认之为中国人的自然观。人们常将这些巫术魔法观念行为与宗教混为一谈,但实际上它们截然不同。不过即使在这些巫术魔法中仍能找到目的论的影子,而《尚书·洪范》的“八、庶征”也断言气候变化与人的德行直接相关。孔子的信徒们所持的原则有时比起真正的宗教来说更加的精致和富于怀疑精神,他们皆反对巫术,整体上是宁可失之于不可知论也不愿落入迷信的窠臼。但另一方面,儒家官员们却普遍对鬼神和自然精灵的存在不持异议,并且代表被统治的人民与神鬼们共事治理。由于古代中国官员就是思想的领袖,自然一般民众也认可藏在自然力、社会团体、抽象思想背后的人格神观念。

中国人的伦理情感远远大于宗教情绪。我们看到,中国古典文献就已摆脱了那些低俗的原初迷信,甚至连《圣经》也不能免于此。一个试图实践儒家信念的人一定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即使在今天,每天按时反省自己的行为





调正自己的伦理信念对有教养的中国人来说仍是很平常的事。但在寺庙里,那些看热闹的中国人却令人难以置信地欠缺我们西方人认为对神灵应有的敬重,人们奚落那些献身于宗教生活的人,我本人就经常看见人们在神坛前对膜拜行为加以嘲弄。然而,这些不敬和怀疑态度多在白天表现,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到晚上人们就充满了敬畏与虔诚,许多自认从不“迷信”的人,一遇到危险仍会急切地去“临时抱佛脚”。几乎没有一个中国人在遭遇危急时不承认、祈求所遇现象背后的人格神力的帮助。当然,在佛教的朝拜中还是可以看到许多真正虔诚的信徒。

人们在反省内心和观察他人时都会发现人格神和目的论的混合。人们在根据目的论原则考察宇宙时,不可避免地,会如普罗泰戈拉<sup>①</sup>所说,以人为万物的尺度,因此恐怕也不能说宗教的神人同形论是一种过错,因为人们自然会如此思想。看来很显然,人们在明确区分机械论原理与目的论原理之前很久,就已经用它们来解释现象了,因此也没必要假设,原始人或现代人先就在头脑中装了一套宇宙论体系,然后按这些他们可能根本没有意识到的基本原则来解释自己的行为。我们试图刻画出那些有意无意地影响了中国人的宗教思想和宗教行为的观念,类似的影响在其他民族的宗教发展史上也或多或少地存在着。

---

<sup>①</sup> 普罗泰戈拉,古希腊著名的智者学派的哲学家,公元前490年前后生于阿布德拉,他的名言是“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学说的本质是怀疑主义的,其立论根据是感觉的“欺骗性”。





类比是根本的原则。首先,如果自然力受精灵控制,那么这些人格神精灵也应拥有足够的人性,否则“人格”一词就甚是无谓了。德·哥罗特<sup>①</sup>说得很对,他在那本研究中国宗教中对死者崇拜的方式的大作里认为,死者崇拜不仅处于中国宗教的核心地位,而且给神灵崇拜和英雄崇拜提供了范型,构成其他信仰的那些基本观念也与死者崇拜的类似。

有一件大家熟知但备感惊异的事,即那些目的论者时常又并不按目的论行事。睡眠、出神、死亡这些事常自然地联系到一起。人们倾向于认为醒来是因为某些睡眠时缺失的东西又进入了身体。我们睡眠时常做梦,梦中世界恍如真实,对此的一个简单明了的解释是,当我们入梦时,我们的灵魂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开始了更加自在的漫游。

但是,所有的个人最终都要停止其目的性行为——死亡似乎意味着灵魂离体漫游过远,从而永远离开了。若人能从酣睡中被叫醒,那只表明其灵魂的旅行尚不太遥远罢了。晕厥和出神的情况则显得严重点,因为不是一喊就醒的,此时中国人会爬上屋顶或敲击铜锣呼唤病人的名字,以求招回其灵魂。如果人真的死亡了,根据古代中国人的风

---

<sup>①</sup> 德·哥罗特(Jan Jakob Maria De Groot)(1854—1921),荷兰汉学家,曾在华从事研究工作。他专攻中国宗教,写有六卷本的《中国的宗教制度》及两卷本的《厦门华人的年节和风俗》等书。有关他的情况可以参看 R. J. 韦伯罗斯基的《18 到 20 世纪西方对中国的认识——从莱布尼兹到德·哥罗特》,收入汤一介主编《中国宗教:过去与现在——北京国际宗教会议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俗,就不仅要长时间地呼喊亡人的名字、久久地等候、弄出许多响声,还会派人沿途做法以召唤亡灵回家。亡人的服饰在丧葬礼中很是重要,因为这也能吸引亡灵回归。《礼记·檀弓下》就说:招魂是“尽爱之道,望反诸幽,求诸鬼神之道也”。基于同一个理由,中国人提倡哭丧,对遗体进行细心地处理(详细的描述可以参看德·哥罗特《中国的宗教制度》第一册第二部分)。

正因为死亡仅仅意味着灵魂前往另一个世界,所以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实有必要构想这另一个世界的景象。为大家所熟知的最简单明白的构想,当然就是认为那个世界的外观除了某些点外,都与我们的现实世界类似。因此,中国人的灵魂世界里有官吏,有衙门,有警察,有法官,有完整的社会系统,这样新鬼就能不费力地迅速就位。但是,两个世界间存在着一个极其重要的区别,那就是未来世界是一个伦理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等待罪人的是地狱中千奇百怪的刑具,为好人预备的则是天堂里的享乐。中国几乎每个县城都有城隍庙,敬供着判官,刻画出恶人遭罚的种种恐怖。翟理思<sup>①</sup>《〈聊斋志异〉选译》一书翻译了多篇中国人关于未来世界的观念的传说,该书还

---

① 翟理思(Herbert Allen Giles, 1845—1935),英国著名汉学家,他对中国文化深有研究,涉及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宗教、哲学、绘画等诸多领域,他著有《中国文学史》、《中国绘画史导论》、《古今姓氏族谱》、《中国古代宗教》等著作,编写了《汉言无师自明》、《字学举隅》等汉语教材,翻译了《三字经》、《佛国记》、《聊斋志异》等。他在西方汉学界有很大的影响,被誉为英国汉学三大星座之一。

